

现代图书馆学 理论

徐引篪 霍国庆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

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94

现代图书馆学 理论

徐引篪 霍国庆 著

圖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本书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年 2 月第 1
版排印

序

当我收到徐引簏、霍国庆著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书稿时,心中特别高兴,因为已有多年没有见到这样比较系统的图书馆学理论新著了。这是作者在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之际送给中国图书馆界同行的一份厚礼。

我和徐引簏研究员早在 1979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前就认识,当时她代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参加中国图书馆学会的筹备工作。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是快 20 年,以后我们没有见过面,今天她已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了,肩负着我国图书馆建设的重任。霍国庆副教授 1985 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图书馆学系,1985 年至 1988 年在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攻读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我是他的导师,他的学位论文是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毕业后回到山西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并任该系副系主任。1996 年考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攻读博士学位,徐引簏研究员是他的第二博士生导师。他们通过近两年合作,共同写出《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一书,近 35 万字。这是一本师生合作的力作,我对他们合作的成功表示衷心的祝贺!

由于我长期从事图书馆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对图书馆学理论自然比较感兴趣,一般我只要见到有关图书馆学理论的新著,必定拜读之。《现代图书馆学理论》虽然篇幅宏大,但我仍集中一段时间通读了一遍。通读以后,受益匪浅,有所启迪。

图书馆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永恒的现象,不管某些人喜不喜欢,它将永远存在下去。几千年来,尽管社会形态、经济结构、思想意识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图书馆这种社会现象一直在延伸,一直存在,一直在发展。虽然图书馆这一现象的名词、内涵和外形有所变化,但它的基本结构、目的没有变化。今日社会进入信息化社会、网络化时代和知识经济年代,图书馆并没有消亡和衰退的迹象。事实证明,图书馆存不存在,不是凭个人愿望,也不是某些人写两篇文章说图书馆消亡就会消亡,而取决于社会的需要,正如本书所说:“图书馆是与人类信息需求共存亡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图书馆就是人类信息需求体系的物化形式,哪里存在整体化的信息需求,哪里就会出现图书馆。”

话又说回来,图书馆这种人类社会的现象,几千年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但这并不说明这图书馆仍是原汁原味的,没有变化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图书馆内涵在不断丰富,外部形象变得更美。从它诞生之日起,或从16世纪以来,它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图书与人相结合的传统图书馆时代;二是文献信息与人、计算机相结合的图书馆自动化时代;三是信息资源与人、计算机、信息网络相结合的图书馆网络化时代;今日它已跨入网络化时代。影响图书馆发展的原因很多,有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技术的,但有一点是基本的,技术方法和手段是推动图书馆前进的动力,造纸术、印刷术、缩微技术、视听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数字化技术等,都有力地推动了图书馆的发展,使图书馆发生了质的变化。

20世纪即将结束,迈入21世纪的图书馆将是传统图书馆与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共存互补的时代。实际上,21世纪仍是以传统图书馆为主体,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是传统图书馆的组成部分、分支系统。所谓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是一种事物的几种叫

法,归根结蒂是一种现象。本书第八章说得好:“就实质内容而言,网络图书馆、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和虚拟图书馆没有什么区别,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观察和认识的角度不同而已。”我很赞同这种观点。从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的构成来看,它们都离不开数字化信息、计算机、信息网络、操作人员、用户利用等要素;从技术方法来看,都需要数字化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从运行过程来看,都需要信息输入、处理、存储、输出、传递的过程。离开了这些条件、环节、程序都不可能存在。为此,我对本书“网络时代的图书馆”一章比较感兴趣,写得比较实在,实事求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很有启发性。

图书馆学理论是为图书馆实践服务的。实践产生理论,理论反映实践,指导实践,两者既相互依托又相互促进。图书馆不存在,图书馆学理论自然也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图书馆,也无所谓图书馆学可论。如果不是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的理论,那必定是一种游离图书馆,或与图书馆无关无用的理论。不解释图书馆,不说明图书馆的各种现象,不探索图书馆的发展规律,不指明图书馆的发展方向,不研究图书馆的具体操作与运行,不规范图书馆的运行程序,其理论怎样“新”,其名词术语怎样“时髦”,这种理论都是图书馆不需要的理论,不受实践欢迎的理论。《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的两位作者,坚持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研究图书馆所处的环境与对策,探索信息化社会图书馆的特点、规律和基本问题,方向是正确的,值得称赞的。

从图书馆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应该说图书馆学的理论发展,远远落后于图书馆实践。人类有了几千年的图书馆史,而真正的图书馆学史不到 200 年。这充分说明几千年来人们对图书馆学理论的忽视。图书馆学发展缓慢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还是图书馆界的认识问题。

19 世纪以来,世界图书馆界一批先驱与有识之士,冲破阻力,

不顾个人得失与名利,献身于图书馆学研究,从而使图书馆长期实践积累的经验与知识,得以上升为理论,逐渐成为一门为社会所承认的学科,从而走上人类伟大的科学殿堂,在人类科学殿堂中获得自己的位置,获得每门独立学科所应有的那块小天地,在高等教育机构中有了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的专业或地盘。我们要感谢近200年来为此作出突出贡献的图书馆学先辈,他们是德国的施莱廷格、艾伯特,英国的帕尼兹、爱德华兹,美国的杜威、巴特勒、谢拉,俄国的鲁巴金,前苏联的列宁、丘巴梁,印度的阮冈纳赞以及中国的一些研究者。

图书馆学从开创到逐步成熟,经历了图书馆学的萌芽时期、奠基与确立时期、发展时期。19世纪至20世纪的200年,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既有与世界图书馆学研究同步整合的时期,也有不一致不同步的时期。19世纪,由于中国社会封闭、落后,外强不断侵略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基本无所作为。20世纪初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图书馆界产生了一批热爱图书馆事业的理论研究者,如杨昭晰、杜定友、刘国钧等。他们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基本上与图书馆学的发展是同步的,一点也不亚于西方同时期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本书第一章对此作了如下论述:“我国一些研究人员常常忽视了本国图书馆学家在世界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其实,无论就认识深度还是认识时间,杜定友等都不逊色于同代其它各国的图书馆学家。”鄙人在不久前完成的“20世纪10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进展及其评价”一文中,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认为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不管从认识的深度与广度,从内容到观点,从所提出的问题,从对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论述,基本与世界图书馆学的发展是同步的。

20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两个黄金时期:一是前面提到的20—30年代,二是80年代,80年代产生了一大批

理论著作,数量之多,是历史上罕见的。9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有所降温,发展缓慢。本书的出版,为90年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成果增加了份量,添加了光彩,我相信对21世纪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近些年来,我们常听到一些人批评图书馆学研究理论脱离实际,我想这些意见不是全无道理,而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一下。时至今日,仍有许多理论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虽然已有一些人发表了这样或那样的意见,但大多数问题没有获得人们的共识;例如图书馆学的定位,定在什么地方是科学的,合乎逻辑的?图书馆学的上位类学科是什么?它应归到谁的门下才是科学的?图书馆学的结构、内容是什么?信息、信息资源、信息资源管理与图书馆的关系是什么?是所属关系,还是相等关系?是同一事物的几种说法,还是本质上不同的东西?文献信息与文献信息管理是什么关系,有无区别?……总之,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任重而道远。

为了推动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我们必须:第一,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发表意见。学术研究、理论问题,不能采用行政方法,更不是几个人开个会,炒作几篇文章,发个什么文件就可定论了,而要经过时间检验,要同行业大多数人接受,达成共识;第二,坚持与世界接轨。任何图书馆学理论,只有与世界接轨,在更大的空间、更长的时间里具有通用性、适应性,才会有较强的生命力,才能体现理论的真正价值。要与世界接轨,就必须了解、学习、研究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学理论。当然了解、学习、研究外国的图书馆学理论,要尽可能搞清它的来龙去脉,做到全面、准确、实事求是,不要断章取义,张冠李戴,更不要捡芝麻,丢西瓜。本书在学习、研究、介绍外国图书馆学理论方面,其全面性、系统性、准确性、选择性都具有它的特色。

以上是我通读本书的一些感受与联想。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一书,由于作者坚持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

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本书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是一本值得充分肯定的图书馆学理论新著。全书视野广阔,思路清晰,有一定的时代特点和个人见解,具有一定新意。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 本书对 80 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在 80 年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在诸多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发展。

2. 全书内容丰富,资料充实,特别是外文资料收集比较丰富,有些资料在国内是第一次出现。由于作者掌握的资料比较丰富,知识面较广,视野广阔,从而全书论证比较有力,分析比较深透,说服力较强。

3. 概念明确、清晰,全书对主要概念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解释比较确切。

4. 本书作为一本专著,对当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有选择性地论述是可取的成功的。这样使全书重点突出,观点鲜明,论述深透,具有特色,由于本书不是面面俱到,反复重复他人过去的观点,所以给人以新意之感。

5. 我国 80 年代开始对图书馆学思想史作比较系统的研究,本书在原有基础上又深入了一步。作者对 17 世纪法国诺德以来的 300 多年图书馆学思想史,再次进行了梳理,补充了一些新的人物与资料,使其更加系统、全面,特别把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史划分为六个流派,具有新意。把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台湾图书馆界的理论研究成果和代表人物与祖国大陆整合在一起,使当代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史显得更系统、完整、客观。本书一改厚古薄今的做法,在广泛的范围内对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界的代表人物进行了评论,使全书的现实性和时代感更强。

6. 体系结构有所创新。从全书来看,“人类需求的图书馆”、“信息市场中的图书馆”、“网络时代的图书馆”等章节具有较浓的

时代气息,紧扣时代脉络,反映了当代图书馆的新发展。“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及学科体系”、“图书馆学流派与学说评论:西方”、“图书馆学流派与学说评论:东方”、“图书馆透析”、“图书馆类型的理论重组”等五章,在 80 年代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其结构、内容、观点均有新的发展,不少内容具有创新意义,如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及其认识的四个阶段,图书馆学的裂变、聚变、嬗变,西方图书馆学的技术、管理、社会学、交流、新技术、信息管理等六个流派的划分,图书馆结构与功能分析,图书馆类型的理论重组等。

7. 对未来图书馆的研究,是属于预测科学,有关结论有待于实践去验证。由于本书是从总结 20 世纪图书馆实践入手,许多新的苗头已经显露,因此预测具有较大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对于一切事物都要一分为二,本书优点很多,但仍有不足之处,如个别定义解释,似乎还不够准确;个别问题的论述前后有些矛盾;某些问题的结论缺乏说服力;国内资料的选择与国外资料比较,相对少了一些;对人物的选择与评价似乎缺乏一个统一标准。我所说的这些不足,不一定准确,也不影响全书的完美,只是个人看法,仅供作者参考。

黄宗忠

1998 年 6 月 5 日于武汉大学

序

我从事图书馆工作 40 余年,最欣慰的事就是晚年喜得几位资质俱佳、勤奋好学的弟子,不谦虚地讲,他们个个都可称为图书情报学术领域的佼佼者。《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就是由我的博士生霍国庆副教授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徐引箴研究馆员共同撰写的(徐引箴研究馆员是霍国庆的第二博士生导师)。

有幸作为第一位读者通读了《现代图书馆学理论》,我深以为,这是一部视野宽广、内涵丰富、具有独到见解和鲜明时代特色的图书馆学专著,是 80 年代中期之后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又一杰构。具体而言,该书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作者将图书馆学理论置于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框架内进行探讨,理清了图书馆学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的隶属关系以及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档案学和博物馆学等学科的分工合作关系,明确了图书馆学的研究核心和发展方向,从而为图书馆学学科建设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作者认为:“图书馆是针对特定用户群的信息需求而动态发展的信息资源体系”,“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的社会科学”,这些命题虽然在细微之处还有待深入探讨,但它们从总体上揭示了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特色,使图书馆学真正地、彻底地走出了“馆内科学”的阴影。此外,作者通过一次裂变和三次聚变所刻划的图书馆学理论发展轨迹也是符合史实和独具匠心的。

其二,作者对中外图书馆学史的挖掘和条理化显示了他们深厚的理论功力和娴熟的驾驭资料的能力。在国内,对西方图书馆学史的认识长期局限在理念派和实用派两大流派,这种认识抹煞了西方图书馆学的多元化特色,禁锢了人们的思维,而作者在大量占有和分析史料的基础上,大胆地突破“二分法”,归纳出西方图书馆学的六大流派,这是一种创见;需要说明,我本人一直有整理西方图书馆学史的想法,我也参与了该部分书稿的研讨,但本书这一部分的主要工作是由两位作者做的。其次,作者对列宁图书馆学思想和丘巴梁社会主义图书馆学的重新评价,对印度图书馆学发展轮廓的勾勒以及对日本图书馆和情报学的认识,都是不同凡响的和恰当的。再次,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条陈和刻划了中国大陆图书馆学发展的“三次高潮”和“四代学人”以及台湾图书馆学的“两代半人”,将大陆和台湾图书馆学纳入了统一的发展轨道,从而为 21 世纪海峡两岸图书馆学的共同繁荣做了理论方面的准备。最后,应该指出,作者在图书馆学史论部分一改以往专著“厚古薄今”、“语焉不详”的做法,对当代图书馆学家及其理论进行了大胆的评析,这份勇气和信心是值得赞赏的。

其三,作者非常注重方法论的探索和创新,这集中表现在第 4 章“图书馆透析”和第 7 章“信息产品开发的方法论”等章节中。在第 4 章,作者根据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轨迹总结出一整套分析的方法论,并据此对图书馆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了全方位的透彻的分析,其中许多见解突破了传统图书馆学理论的认知而使人有一种耳目一新之感。在 7.3.4“信息产品开发的方法论”一节,作者结合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的独特性质,针对不同类型的信息产品,概述了信息分析、信息综合和信息预测三类方法,为图书馆提高服务档次和开发效率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其四,作者融相关学科知识和图书馆学为一体,极大地提高了图书馆学的理论品味。从全书来看,作者应用最多也最为娴熟的

是社会学理论。在第5章“图书馆类型的理论重组”中,作者引入“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理论”,将图书馆划分为社区图书馆和行业图书馆两大类,充分体现了“图书馆是为人服务的宗旨”,是科学的和具有启迪意义的。在第6章“人类需求的图书馆”中,作者又应用社会学中的“社会化理论”和“需求理论”,对作为用户的社会个体和群体的信息需求进行了解析,从而得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图书馆的最终与最高目标”的结论。应该说,这个结论是对图书馆目标和宗旨的准确概括,是图书馆与其它信息机构的重要分野。

其五,作者擅长外文资料的占有和利用,努力将自己的理论体系建立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从而确保了它的前沿性质和国际水准,可谓名符其实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我一向认为,做学术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外文资料,要外为中用,取长补短;在这方面,我的学生霍国庆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出色。由于徐引篪主任行政事务繁忙,外文资料的猎取、整理、消化和运用等事宜主要是由霍国庆承担的;前不久在广州召开的“第四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学术研讨会”上,霍国庆根据他在本书第8章中所采用的外文资料并结合自己的认识,做了“图书馆网络化及其未来”的主旨发言,博得了海峡两岸同道的高度赞扬。做学问必须要有扎实的功底,从而才有实力;轻浮和投机取巧是不能成就大事的。

《现代图书馆学理论》还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当然,也有一些需要探讨和证实之处,在此不能一一列举。作为徐引篪的同事和霍国庆的导师,我衷心地祝贺他们——他们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们的专著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借用他们的话,也是中国图书馆学界第三代学者和第四代学者合作献给21世纪的一份厚礼。

孟广均

1998年5月于中关村

序

图书馆学是一门应用性的科学,属于广义的社会科学。应用性学科的特性是随着主客观环境因素的改变,而不断的演变。图书馆学理论每一阶段的发展,都反映出或表现出在不同时空阶段,在不同时空领域内,图书馆工作的特质或者是图书馆工作的目标走向。那么,新世纪的图书馆会是怎么样的呢?新世纪的图书馆学又会是怎么样的呢?且不论,新世纪的图书馆学是否再沿用图书馆学这个名词。或许它叫图书资讯学,或许它叫信息管理学,也或许它叫文献信息管理学,当然也有可能是它的新世纪名字还未出现。但是,图书馆学一路走来,也一路走过了上千年的时光岁月,古老时代的藏书方法与藏书学,以及为了藏书需要而发展出来的古目录学或书志学,如东汉刘向刘歆的七录七略,就是在那个时空下的图书馆学,是属于藏书时代的图书馆学。随后一千余年在中国发展的校讎学、书志学、版本学,事实上具有“藏书馆”馆藏发展的功能与意义在内,这种作用和现代图书馆馆藏发展要求区分为核心馆藏、淘汰馆藏、特别珍藏馆藏等要求,具有在时光隧道中相同的道理,只是不同的表征而已。所以,我个人认为古代图书馆学或称为古代藏书楼学,是近代图书馆学的前身也是图书馆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它的图书馆学理论是可以由我们后人重塑与还原的。若如此,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胚底,便找到了。

同时图书馆理论的肇基,可以上推追溯到一个更高的文化层

次与境界。个人近日以来,将“图书馆学”与“图书馆”往本体化或本体论化的方向去思考,所获得的心得就是本书中所说的“图书馆学体系的进化是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藏书楼图书馆学可以成为早期初阶的图书馆学及图书馆学学理,这是社会学的观点,也是哲学观点。

近代图书馆诞生于近代社会,也就是说,19 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对于图书馆工作的需求,促进了近代图书馆事业及近代图书馆学的孕育与诞生。而近代图书馆学理论的奠基者,是从 19 世纪跨世纪到 20 世纪,各国人士都包括在内的一群真正学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能够体察、洞悉、了解、研判图书馆发展的动向,无论在什么社会制度与时空环境之下,他们均能够领会出人类各种社会对于图书馆工作的需求、期待与前瞻。《现代图书馆学理论》这本书中,两位作者所提出的各种图书馆学认知、思想与理论,诚属图书馆学的最近创见。书中将图书馆学的认识领域区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

表象的具体认识阶段

整体的抽象认识阶段

本质的规律认识阶段

深入的整合认识阶段

而这些个认识阶段,大体是按照西方图书馆学的演进而来的,并且具体的将它们区分为技术学派、管理学派、社会学学派、交流学派、新技术学派、信息管理学派等六大类学派。从历史观的角度来看,的确如此。惟分析层次之细致,以及例举论证之广博,具有独到见解,并旁及俄罗斯和前苏联、印度、日本等学说流派,思虑所及相当周延,且为中国的图书馆学学说提出解说,堪称佳作。

近三个世纪,也就是 19、20、21 世纪的人类大社会,如果跳出各种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而宏观之,三个世纪人类追求的大方向或文明演变,大约可以用 1997 年底我在台北主讲“网际网路与电子民主”时,所提出的简单纲领来说明,那便是:

19 世纪 教育建设→扫除文盲、启迪民智

20 世纪 交通建设→发达经济、改善生活

21 世纪 资讯建设→人类意识、大同世界

如果也能从这样一个宏观下的缩影,去研究图书馆学的发达与发展,甚至可以惊讶的发现“近代图书馆”与“现代图书馆”乃至近代图书馆学与现代图书馆学的演进,是如何密切地契合着人类文明演化的大方向,而且是一贯性的恒绵不断。我完全同意徐引簏、霍国庆两位教授,四阶段六学派的图书馆学理论的看法、证论与解说。同时也要提出一个连续性及本体性的看法与建议,期能上接古代社会、中銜 19 及 20 个世纪的近代现代图书馆学历程,并且前瞻新世纪图书馆事业的前进走势与趋向。

19 世纪的图书馆工作主要是为了普及教育的目的、鼓励阅读、公众借阅等,19 世纪的图书馆学也偏重于各种分类法学说、整理方法等研究。20 世纪的近现代图书馆工作除了延续 19 世纪的教育功能之外,又增加了分工性分科图书馆,如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专业图书馆的研究,也因为全社会的经济发达条件,图书馆中的“图书”定义也扩及到图书、报纸、杂志、唱片、录影、缩影、电脑化数据、网路化数据等载体。以试图运用这些载体满足人们的教育活动以及生活竞争上的需要。20 世纪图书馆的发动是非常快速的。

20 世纪图书馆学研究一方面在 19 世纪图书馆学的基础上,对分类方法、编目技术继续深化研究,于是主题分析方法、机读编目格式等,为了目录管制的管理问题,在科学技术的面貌下又重新出发了,这是传统分类学说与整理方法在外在物质条件下的多层层演化与运用,但是原始的本质与道理是一样的。另方面 20 世纪图书馆学研究在面向读者大众方面有相当大的突破,图书馆纷纷把等人上门来读书的观念,改变成为吸引人们来馆读书的观念,因此,图书馆推广活动和专业化参考服务的研究,也是 20 世纪图书

馆研究的重点项目。第三方面 20 世纪图书馆学研究非常重视引用其他学科的基本概念与知识,来强化图书馆的管理,尤其在 20 世纪中末叶,消费与市场机制的观念,带入了图书馆经营的范围和图书馆学研究的领域,直接对图书馆的静态结构和动态架构产生了很多的冲击,也产生了现代图书馆学新的建构蓝图,这一点在本书中有非常好的论点。

1997 年 5 月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的图书馆工作者,在台北举行了一次大型的图书馆学术研讨会。在“立法参考服务的挑战与展望”文里,我提出了建构核心参考资源与开发系列性中文数据库是为了聚集图书馆的服务能量,这个“能量说”可以造就组织性功能和环境性功能。当我看到本书中所提到的“图书馆学的裂变、聚变与嬗变”说,真是喜出望外的高兴与敬佩,但是不论是图书馆学的蜕变,是要依靠一定的社会能量,还是图书馆的新社会意义,在于发放出“能量”。从能量的角度去研究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必然是新世纪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所不同的是,我的“能量说”是图书馆本体论的能量说,本书所提的是图书馆学本身形制的“能量说”。

新世纪的图书馆工作,除了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图书馆基础上继续发展之外,本书中最后三章所分别提到的“人类需求的图书馆”、“信息市场中的图书馆”、“网路时代的图书馆”,正是新时代图书馆工作所面临到的具体环境与具体问题。新世纪图书馆学研究,正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大框架中,以图书馆学本体为变动中的定位主轴,再引用相关学门学理,配合实务作业的检验与科学方法的验证,发展出全新的“新世纪图书馆学”。本书正是一个最好的起点。

顾 敏谨序于台北

1998. 4. 21

注一:拙著“古典目录中反映的灿烂面”,教育科学月刊,1975 年 6 月